

文艺作品选

第三輯

創造奇迹的时代

胡万春等著

特 写

作家出版社

74.9/4244

目 次

創造奇迹的时代

- 党挽救了丘財康同志的生命 巴 金 任 干 (1)
胡 万 魏 金 枝

永远向前

- 記双目失明的共产党员刘玉坤 李仰华 (23)

“英雄营”

- 遵化农村紀事 刘大为 (34)

- 我的入党介紹人 何惠明 (44)

創造奇迹的时代

——党挽救了丘財康同志的生命

巴 金 任 干 胡万春 靳 以 魏金枝

五月二十六日午夜一点鐘光景，上海瑞金二路广慈医院急診室里送到了三个被鋼水灼伤的病人。他們是由上鋼三厂保健站的医生和值班护士陪送来的。一个伤势較輕，两个受了重伤，全身皮肤都烧坏了，两只手高高地举在头上。他們躺在三副担架上。两个人不停地叫喊；一个身材高大的人，脸肿得分不清眉目，右下肢皮肤已完全烧成了焦炭，却把牙齿磨得格格地响，不讓自己吐出一声痛苦的呻吟。这个能够忍耐痛苦的人一进医院，就給医生和护士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們以后都叫他做老丘，他便是共产党员丘財康同志，是一个二十九岁的优秀的炼鋼爐长。

急診值班医师一面叫人把病人送进手术室，一面打电话到外科医师宿舍，把住院的外科医师全叫起来了。大家紧张地做急救的工作，一直忙到早晨四点半鐘，才把三个病人包扎好，送进了病房。有些医师离开手术室的时候，鼻子里还有烧焦的气味。

天亮后不久，上鋼三厂党委組織部长就赶到医院来了。他代表三厂党組織来向医院表示不惜一切代价治好三个鋼鐵工人的决心。值班医师听見这位同志的恳切的談話，很感动，同时也很难过。他知道这三个鋼鐵工人是应当救活的，但是他想那两个重伤的人怎么能救活呢？医書上沒有写过，老师沒有講过。外国書上写得很明白：燙伤面积达到百分之七十的病人在通常的情况下，难免死亡。他沒法回答这个难题。按照广慈医院外科的規矩，每天早晨八点鐘有一个晨会，他便把难题交到晨会上去。

全体外科医师都按时来了。值班医师报告了三个病人的情况，他越講越激动，仿佛血肉模糊的形象还在他的眼前。医师中有些刚刚参加过急救、包扎的工作，也了解伤情的严重。輕伤病人的燙伤面也达到百分之三十，丘財康同志的燙伤面到了百分之八十九点三，还有一位姓刘的年青同志，他的燙伤面甚至超过了百分之九十一；除了头皮和脚底外，全身就沒有一处完好的地方。值班医师講完話坐下来。大家都皺起了眉头，不作声，脸上的表情虽然不尽相同，但是想法却差不多：死亡。后来也有人发言了：“伊文思是治疗燙伤的权威，他报告过十一个病例都是百分之七十的烧伤，沒有一个救活的。况且現在这两个病人的三度烧伤面都超过了百分之二十几。”有人说：“这两个病人活不了五天。”另一个人說：“至多也不过三天。”有些医师口里不說，心里也是这样想：过去沒有人治好过这样严重的燙伤，外国人設备那样好，也救不活这样的病人，我們还有什么办法？有一位医师刚刚編完关于燙伤的講义，对这个問題了解多一点，可是他連一句話也不敢說，因为他比

別人知道多些，也就比別人更缺少信心。

二十七日的晨會雖然是在悲觀絕望的氣氛中進行的，但是它也決定了一些重要的措施，當場就成立了一個專門的治療小組，由董方中（外科主任）、史濟湘（副主任）、陳德昌、朱德安四位醫師負責。這四位醫生當時的熱情也並不比別的醫生高，信心也並不比別的醫生大。他們也只是抱着“聊盡人事”的態度來對待病人，用一點藥減少病人的痛苦，延長病人的生命。但是他們跟病人接觸以後，他們的思想感情一天一天地起了變化。他們的眼界漸漸地開闊了，他們的心灵漸漸地開展了。史濟湘醫師曾經公開說過：“醫學上是不可能 有奇跡的。”然而“奇跡”就在他們的眼前產生了。醫生治療了病人的身體，病人治療了醫生的心灵。今天醫生談起病人就象談起自己的親人一樣，連主任醫師也要求過把自己的皮獻給病人，這是他們最初接受任務時所萬想不到的。他們要是回想到三十天前那種灰溜溜的心情，一定有不少的感觸，一定會發生疑問：那些外國的統計數字當初怎麼會把自己的腦子拴得那麼緊？

醫院的黨組織和上鋼三廠的黨委當然不會同意這種悲觀的看法。外國權威們的報告吓不倒他們。他們決定用一切力量來救活為社會主義建設而受了傷的鋼鐵工人。于是在外科的晨會以後又舉行了院外專家們的會診。凡是能請到的上海著名的外科專家都請來了。醫師們聽到請專家會診的消息以後，有人說：“這是白費力氣，專家又不是神仙！”又有人說：“這是做給人看看的，跟人死了開追悼會差不多！”還有一位醫師心裏想：“會診有一個最大的好處，大家都說‘預後嚴重’治不

好，那么人死了，就不会有糾紛。”会診的情况果然不出这些医师的預料。外科的权威們聚在一起，提不出一个有創造性的意見。每个人都把外国文献上的死亡統計学宣传一通，还摇摇头，皺皺眉，叹叹气，表示对病人的同情。最后大家得到了一致的結論：必然死亡。其中有一位最大的权威听见別人問他要不要用某一种藥，他就說：“用不用都沒有道理，反正我来了，比你們用那种藥好些。”他的意思就是：用不用那种藥病人都会死。反正我专家来看过了，病人死亡你們就沒有責任了。

在这种时候，在这种地方，居然还有人說这种話！居然还有人拿出解放以前的那种专家派头、专家架子！然而并没有一个人站起来反駁他。可見医师們仍然充滿消极、悲觀的情緒，“无能为力”的思想仍然牢不可破地盘踞在他們的脑子里。

所謂“聊尽人事”的会診終於結束了。参加会診的专家們留下了“預后极端严重”的共同結論，就心安理得地告辞走了。在专家們看来，凡是应当对病人做的事全做到了，至于病人能够活多久，那是病人自己的事情。

会診并没有解决問題，它反而增加了困难。

重病室里籠罩着大片的烏云。医师們仍然沒有治好病人的信心。

就在这个紧要关头，党組織出来說話了。

二

下午在外科办公室里，陈德昌医师正在跟史济湘医师談上午的会診。这个年青医生是一个共青团員，当然不滿意专

家們那种无能为力的說法。可是他自己想不出好的治疗方案，也找不到理由駁倒外国的文献。他心里也有些疑問，却又不敢公开地講出来。

就在这个时候，年青的骨科医师楊之駿推开门走进来了。楊之駿医师是广慈医院党总支医疗系支部的副書記，总支刚刚开过会討論了治疗上鋼工人的問題，楊之駿医师代表总支来找負責治疗的史济湘医师談話。

“史医生，对那两个燙伤比較重的工人同志，你看医院还应该做些什么事情？”楊医师坐下以后，就直截了当地跟史医师談起来。

史医师看了他一眼，无可奈何地摇摇头，答了一句：“能够做到的全做了。”这是会診的时候一位专家說过的話。

这句话是楊医师料得到的，他并不失望，却接下去說：“刚才总支开过会。組織上决定用一切力量来挽救我們的鋼鉄工人。上鋼三厂的党委也这样要求我們。他們是为祖国創造财富的人，是优秀的鋼鉄战士，是祖国最需要的人。例如那个爐长丘財康同志受了重伤，不哼一声，始終念念不忘他的工作。他自己也要活，为什么我們就一定說他應該死呢？为什么我們就不能治好他呢？”

史医师抬起头看了楊医师一眼，說：“楊医生，你也是医生，跟我一样。我們应当相信科学。人体組織的广泛破坏，已經是客觀存在的事实，組織破坏所引起的病理生理的变化是科学的規律，死亡就是規律演变的必然后果。国际文献上的死亡統計学就是这些必然后果的証据。文献上說燙伤面积百分之七十的人难免死亡，丘財康燙伤面积已經到百分之八十

九点三，我們怎么能救活他呢？楊医生，在医学上是不可能
有奇迹的。”

楊医师淡淡地笑了笑，不同意地反駁道：“現在各方面都
在創造奇迹，为什么我們在医学上就不能創造奇迹呢？难道
外国文献上的死亡統計数字就不能够突破嗎？史医生，我看
你是給那些統計数字縛住了手脚了。我不懂为什么外国医生
救不活的，我們就不能救活呢？难道我們不能发动群众的力量，
运用群众的智慧来打破迷信，創造奇迹嗎？”

“嗯？”史医师說了一个字，他心里想：你这是强人所难啊！

楊医师望着史医师，提高声音說下去：“刚才程院长还对我
說过我們要用階級的观点来分析問題。根据資本主义国家的
医学統計数字看来，这两个病人是沒法救活的了。但是請問
在資本主义国家里被鋼水燙伤的人是些什么人？只有工人
才会受到这种严重的燙伤或烧伤的。資本主义国家当然不会
用尽一切力量来搶救劳动人民的生命。难道資本家会不惜一
切来搶救工人？难道那些一味追求利潤的医院会用尽力量来
搶救工人？再拿医护人员來說，他們会具有象我們这样深厚的
工人階級的感情嗎？所以資本主义国家的医学統計数字对我
們并不完全适用。我們就拿丘財康同志來說吧，在我們国家
里他是主人，他是祖国最需要的人，我們的国家能够动员一
切的力量来挽救他的生命，我們的党願意用一切力量来治疗
他，使他活下去。那么他为什么就不能活下去呢？”

史医师埋着头不做声。楊医师的話的确打动了他的心，但
是并没有打通他的思想。他在心里問自己：是不是单靠政治
热情就能解决問題？他做了十一年的医生却始終沒有見到一

个奇迹！他回答不出自己的問題，也不願意对楊医师再說那些他已經說过几次的話。他站起来，說了一句：“我去看看病人，以后再談吧，”就走出了办公室。

年青的陈医师一直在旁边听他們談話，他沒有插嘴。他激动得厉害。他本来就不完全同意史医师的看法，現在漸漸地完全站到楊医师这一边来了。他看見史医师默默地走出去，有些不滿意。他想，不管你怎样固执，我总要听党的話。

楊医师望着史医师的背影，心里想，这个人的思想已經在动了。我們連大山也搬得开，还怕沒有办法解决一个人的脑子！他兴奋地离开外科办公室，到总支書記兼院长程賢家同志那里去。

程賢家同志和副書記金伯刚同志根据这种情况，又召开了負責医师會議，特別提出两个問題：第一，打破迷信，敢想敢說敢做，不要再受洋人的束縛；第二，走群众路綫，依靠群众的力量。程賢家同志最后还強調：“我們党为了积累建設資金，号召全体人民節約一針一錢，但是要挽救为祖国創造財富的人，党决不吝惜一切。党要用一切力量来挽救鋼鐵工人。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产生两种不同的态度，必然会得到两种不同的結果。”

这次會議更明白地表示了党的决心，也开始解放了医师們的思想。党組織发动群众，动员一切力量来支持医师們的工作，号召大家創造奇迹。党組織的書記亲自抓紧治疗的工作，随时听取汇报，处理建議，帮助解决困难。

从此，籠罩着重病室的烏云一扫而光，整个医院以无比的热情进行創造奇迹的战斗，奇迹果然在广慈医院产生了。

三

史医师离开了办公室，边想边走，不觉走到了病房門口。

他換上了消毒的隔离衣，慢慢地走进丘財康同志的病房，到了病人的床前。护士提醒病人道：“同志，史医生来看你了。”

丘財康同志背上伤势特别严重，只能够伏在床上，两只手包扎得紧紧的不能动，他的呼吸急促，痛苦地睁开了眼睛。

“你現在觉得怎么样？”这句普通的問話脫口而出，在史医师的眼里这个人也不过是普通的病人罢了。他拿起病历卡看了一下，病人現在的体温是三十九度……

病人声音打顫地說：“医生同志，告訴我，我的眼睛坏了沒有？”

“你的眼睛很好，”史医师答道。

“我怎么觉得看东西有些——模糊？”

“模糊？”史医师吃惊地說。他便朝着病人伸起两根指头問道：“你看得見嗎？”

“看得見，两根指头。”

史医师又伸起四根指头再問：“看得見嗎？”

“看得見，四根指头。”

“你看得很清楚，眼睛很好，一点也沒有烧坏，”史医师安慰病人道。他並沒有忘記这时候病人正在忍受极大的痛苦。

“那就好了。脸上多一些疤，难看点，不要紧，”病人好象松了一口气地說。

史医师怜悯地看了病人一眼，他当时还不大明白，后来才

听说炼钢工人最需要一双好眼睛，苏联专家曾经对上钢三厂的工人说：“你们真行，只靠一双眼睛就知道什么时候出钢，而且质量准不会错。”原来病人在极度痛苦中所念念不忘的还是他的工作。所以过一天厂里同志来看他，他就说：“医生说我的眼睛没有坏，医好了回来，仍旧可以炼钢。”

病人刚说完话，忽然全身微微地颤抖起来，牙齿磨得格格地响，他睁大眼睛望着史医师，诚恳地要求道，“医生同志，我跟你讲，我求你，你一定要救活我。不是我夸口，我很重要。炼钢炉子缺我不得。……我的家，我的爱人，孩子，我都放心得下。但是炼钢的炉子怎么办呢？”

史医师常说做外科医生的人不应当动感情，头脑要冷静，心肠要硬。他自己做了十一年的医生就很少动过感情。但是他这次听见病人的这几句话，忽然激动得很厉害，平日讲惯了的那些话现在不知道逃到哪里去了。他结结巴巴了好一阵，才吐出几个字来：

“同志，你放心，你会好的。”

他转过身，轻轻地离开了病房，带上了房门。他埋下头靠在门框上站了片刻，从他的眼角落下了几滴泪珠。这是他做医生以来第一次为病人流泪。他不但流了眼泪，而且这一天他都在想病人的事情。

“为什么他在快要死的时候，还只是想到他的炉子，他的工作呢？为什么他一点也不想到他自己呢？……为什么他能够，我就不能够呢？”

史医师反复地想来想去，他找不到一个明确的回答。但是他越想越觉得不舒服，在没有人的时候，脸会突然红起来，

他感到慚愧了。

“我总不能看着他死，我至少总要为他做点什么事情，”一直到夜深，他还在想这个问题。

在第二天的晨会上，史医师提出了建议，发动了群众的力量，由四十位外科医师每人阅读两篇近十年来各国有关烫伤的文献，然后结合自己的经验提出治疗方面的建议。下午开会讨论治疗方针的时候，四十个医师果然毫无保留地陈述自己的意见。许多好的建议最后概括成为十五条治疗病人的新方案。

散会以后，董方中和陈德昌两位医师先到手术室去了。杨之骏医师同史洸湘医师走在后面，他兴奋地对史医师说：

“史医生，你看，一发动群众的力量，马上就有了办法了。大家的信心也增加了。刚才上钢三厂的五千个工人同志给我们送来了大字报，感谢我们能够尽一切力量挽救他们的重伤同志……”

“大字报贴出来了嗎？”史医师连忙站住着急地问了一句。

“还没有。迟早总要贴出来的。”

“现在还没有把握啊。只能说是想出了一些办法。如果治不好怎么交代？”史医师沉吟地说。

“那就看我们有没有决心了。办法是一定有的。不是就要给病人取下包扎，把病人安置在严密消毒的手术室进行绝对的隔离治疗嗎？这不就是很好的办法？这就说我們已经往前走了一步了。只要相信群众的大胆创造，我們一定能救活病人。”

史医师点了点头。他找不到理由来反驳了。他有这样一种感觉：他好象走上了一条路，前面的景物全是新的，他还不

知道这条路会把他引到哪里去。但是他觉得他不再象前一天那样地悲观了。

上鋼三厂全体工人表示感謝的大字报擱了几天才貼出来，轟动了整个医院。大字报象一份挑战書，它向死亡挑战，向一切保守、失望、迷信、自私、落后的思想挑战。它喊出了五千个鋼鉄工人的声音：“尽一切力量挽救我們的重伤同志！”

同时也貼出了广慈医疗系党支部“給全体外科同志的一封信”。“公开信”仿佛是进軍的誓师辭。它根据两位重伤工人同志活了六天的事实，要求全体外科同志在思想上和技术上再来一次跃进……真正創造出奇迹来。“公开信”一方面表揚了医护人員的干劲，另一方面也批評了个别护士的丑恶的个人主义，那个有經驗的外科护士害怕病人身上的綠肿杆菌傳染給她的兒子，竟然要求調离工作崗位。她这种自私的行为后来受到了全体护士的譴責。“公开信”还介紹了丘財康同志的工人阶级的高尚品質，要求大家学习他那种至死不忘工作的精神。

“公开信”在整个医院里掀起了拔白旗、插紅旗的高潮。

共产党员丘財康同志的形象鼓舞了所有的人。一个宏亮的声音响彻了整个医院：在党的领导下，尽一切力量挽救丘財康。

四

在广慈医院里，在各个兄弟医院里，人們不断地談起丘財康同志的事情。医师和护士們都习惯叫他做“老丘”。許多人

从来没有见过老丘，但是他们谈起他，就象他是大家的亲人一样。

丘財康同志有一次对医师和护士們談起他自己的事情。他說自己过去是个可怜的人，在旧社会吃过很多苦，被拉去当过壮丁，逃了回来，又摆过小摊，做过輪船上的杂工，沒有固定的职业，到处流浪。解放后他才进了上鋼一厂当学徒。五二年入团，五四年入党。后来他在上鋼三厂当爐长。

陈德昌医师在他的日記里写着：“他講的就是这些，大家围坐在他的床头，舍不得离开。”

董方中医师也常常向人講起他一生永远忘不了的一件事情：有一次老丘忽然問董医师：“你是不是党员？”董医师了解病人的关心，迟疑了一下才回答道：“我現在还不是。”老丘就进一步启发他，說他应当有一个打算，并且告訴他怎样打报告，怎样提高自己，好好爭取做一个党员。老丘还問起他的出身和社会关系。老丘在忍受极大痛苦的时候，也并没有忘記关心人，帮助人。

护士小裘同志一直記得一件事情：有一次进行病房消毒的时候，老丘忽然醒了，小裘想分散他的注意力，便讀报給他听，她选了一則动物园里黑猩猩的消息。老丘听了就說：讀报应当先讀社論，讀国内大事和国际新聞。护士长談起来也說：“老丘無論看什么总是从政治上看問題，很尖銳，也很正确。”

另一个护士在她的日記里写下一件事情：第三天三厂党委書記来看他，他很担心地說：“恐怕这个月的任务完成不了，不能达到要求了。”

有一次老丘对一位医师提意見：“做工作应当有三分热

誠，七分措施，二十分干劲。我們在生產上就是這樣。”

史濟湘醫師有一次聽見老丘跟他愛人華秀芳在談話。華秀芳勸他：“……要好好調養。丁廠長和黨委書記要我對你說，你一定要好好地調養。”

史醫師馬上接下去：“你應當多吃點東西，多吃東西，人就有力氣。你現在吃得太少了。”

老丘打趣地說：“你不要看我現在這個樣子，等我好了，我們比比看。我一個月要吃五十五斤大米。”

史醫師楞住了。他望着老丘的還沒有完全消腫的臉，心里想：多么旺盛的生命力啊！他又聽見老丘對妻子說：

“秀芳，五號就要到了。記住，五號，你要替我繳黨費。千万不要別人墊，要從家里拿錢去繳。”

“我知道。”

“不要忘記了。黨是我的第一條生命。”

又有一次廠里同志來找老丘，老丘反倒安慰他們：“你們不要害怕，象這種事故是不常有的。你們要安心生產，不要因為這件事情就害怕了，鼓不起干劲來了。”

史醫師還聽見華秀芳講起一件事情。華秀芳每天晚上都在病房里陪伴丈夫。

老丘常常在睡夢中突然叫起來：“鐵水！鐵水！包子放下一點，行車靠過來！”他好象就在車間里指揮工作，站在噴吐火焰的轉爐旁邊，他說得那么認真。

華秀芳吃了一驚，輕聲問：“財康呀！你在說啥呀？”

老丘醒了過來，說：“我沒有說啥呀！”

華秀芳又說：“你好象是在車間里似的！”

“是啊，”老丘說，“我一直都是在車間里。”

史医师想起这些話就很感动。史医师跟老丘接触越多，感触也越深。他还常常受老丘的批評。有一次他没有戴消毒手套就去挨老丘的身体，一面还說：“老丘，你好多啦！”老丘馬上回答他：“史医生，你这是在卖弄老資格嗎？”又有一次老丘批評史医师“知識分子的臭架子还没有放下！”史医师当时有些受不了，但是他想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心里又平靜了。有两次史医师在病人面前拿出旧作风来，碰了釘子，差一点當場发脾气。他为这种事情感到慚愧和后悔。有时他甚至觉得不是他在給老丘治病，倒好象老丘在治疗他。他的病在心上，那是旧社会留給他的，現在这个病开始有轉机了。史医师自己后來說：“工人与知識分子的想法的确差得很远。照我的想法，既然发生了事故，这种事情我第二趟再也不要做了。工人却認為应当做，治好了回去还要干。資产階級知識分子是念念不忘个人的人，这种人在新时代要被淘汰的。老丘是一个真正忘我的人。”所以史医师对老丘的感情反倒一天一天地增加了。他从对病发生兴趣，到对病人发生兴趣，他公开地承認自己受到了深刻的教育，他还說：“現在才知道医生对病人应当有感情。”而且他已經对老丘发生了感情。

不仅是史医师，每个給老丘治病的医师都对老丘发生了感情。一个医师說：“我們爱他。”一个护士說：“病人每一次痛都痛在我的心上。”另一个护士說：“老丘病情好轉，我們的情緒也随之而好轉，感到非常高兴。我从来没有对病人产生过这种友誼。”另一个护士在日記里写着：“時間真快，夜班又下班了，真想在病人旁边多留一会。”还有一个护士写道：“同他

接触時間越長，越發覺他有許多高貴的共產主義道德品質。”有一個報名獻皮的護士說：“只要能為老丘做一點有益的事情都是光榮的。”

醫師、護士跟病人這樣密切地息息相關，這是從來不曾有過的；病人使醫師、護士的思想感情發生變化，也是從來不曾有過的。工人階級的高貴的品質改變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在黨的正確領導下，醫師們創造了奇蹟，病人也創造了奇蹟。這都是外國的文獻上所沒有的。

現在負責治療老丘的四位醫師和擔任護理工作的十位護士中有不少的人都在寫日記，這些日記將來都會成為寶貴的文獻。我們在這裡還應該提到一件事情。人們贊美丘財康同志的鋼鐵一樣堅強的性格，忍受痛苦的忍耐力，和高貴的道德品質，同時也沒有忘記這些力量來自什麼地方。

丘財康同志也有情緒低落的時候，也有忍受不了痛苦的時候，但是只要第二醫學院的黨委書記關子展同志或者廣慈總支副書記金伯剛同志來跟他談幾句話，他就改變了態度。有時他缺乏食欲或者飲食難咽下，只要黨委書記來解釋几句，他就當作任務來接受。他在任何時候都相信黨，聽黨的話。

五

一場激烈的戰鬥開始了。黨組織在指揮部里發出必勝的號令。醫院的全体工作同志興奮地朗誦着“公開信”里激動人心的話：“這幾天我們正在經歷一場不平凡的思想革命。這三位同志居然活到今天的事實，在我們面前展出了一幅破除迷